

成长必读·一套全世界青少年最喜爱的书

THE RECORDS ABOUT INSECTS

昆虫记

[法] 法布尔 / 著 宣百 / 译



YZLI0890163892

一部在世界文学史上
空前绝后的科学百科经典

一个用天真、浪漫的心勾画出的妙趣横生的世界……

作者以人性关照虫性，又用虫性反观社会人生。

趣味盎然的昆虫世界，尽皆化做那一篇篇充满了美感和思想的美文中……

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

必成
读长

·CHENGZHANGBIDU·

成长必读·一套全世界青少年最喜爱的书

THE RECORDS ABOUT INSECTS

昆虫记

[法] 法布尔 / 著 宣百 / 译



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昆虫记 / (法)法布尔(Fabre, J.H.)著; 宣百译. — 哈尔滨: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1.12
(成长必读)

ISBN 978-7-5388-7038-1

I. ①昆… II. ①法… ②宣… III. ①昆虫学—少儿读物 IV. ①Q96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66330 号

昆虫记

著 者 [法]法布尔

译 者 宣 百

责任编辑 刘佳琪

装帧设计 小 优

出 版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

(地址: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 41 号 邮编:150001)

电话:0451-53642106 传真:0451-53642143 发行部)
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12

字 数 240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88-7038-1/Z·935

定 价 19.80 元

(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,印刷厂负责调换)

- 我的工作和我的实验室 / 1
- 绿色蝾螈儿——凶猛的夜间杀手 / 7
- 大孔雀蝶——执著的追求者 / 13
- 螳螂——残暴的嗜肉魔鬼 / 23
- 红蚂蚁——神奇的记忆高手 / 41
- 豌豆象——巧夺天工的雕刻家 / 49
- 花金龟——玫瑰花的瞌睡虫 / 59
- 蝉——勤勉的歌唱家 / 69
- 蝗虫——蜕变的美丽 / 77
- 胡蜂——又聪明又愚蠢的家伙 / 89
- 金腰蜂——水泥匠 / 101
- 蜣螂——古埃及的圣甲虫 / 111
- 天牛——幼虫的神奇 / 119
- 蟋蟀——建筑与音乐天才 / 127
- 萤火虫——飞舞的灯光 / 139
- 绿蝇——大自然的殡葬工 / 147
- 狼蛛——洞穴里的隐士 / 157
- 迷宫蛛——织网高手 / 175
- 芜菁——疯狂的求爱者 / 183



我的工作和我的实验室



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才能和天赋。有时候,这些天赋似乎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,但若想追溯其源头,却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。

有一个牧童,终日以数小石子并计算其总数为乐趣,他长大后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令人惊叹的计算高手,并最终成为数学教授。还有一个小孩儿,当其他同龄的孩子在玩闹的时候,他却没有参与其中,而是整日在幻想中聆听着一种乐器的声音,那是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听到的秘密音乐会——这说明这个孩子具有非凡的音乐天赋。第三个孩子,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,或许他在吃面包时,还会不小心把果酱蹭到脸上,可他却有着独特的爱好——喜欢把黏土雕塑成各种形态的小模型,幸运的话,这个孩子在将来的某一天也许会成为一位著名的雕刻家。

我知道,背后议论别人的事是非常令人厌恶的,但或许大家能允许我对我自己和我的研究进行一番介绍。

我在童年时,就对自然界的事物有一种亲近的感觉。如果你认为我对观察植物和昆虫的这种热爱是继承自我的祖辈,那简直太可笑了,因为我的祖辈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人,他们只知道关心自己养的牛和羊。在我的祖父辈中,只有一个人翻过书本儿,但他根本不确定自己的拼写是否正确。至于说到我曾经受过什么专门训练,那更是天方夜谭,因为从来没有老师或引领者教导过我,我甚至没有可阅读的书籍:事实上,我只是朝着心中的一个目标前进——将来能在昆虫史上添加几页我自己的见解。

回首当年,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孩童,那时我刚开始学习字母,然而,所抱有的勇气和决心,至今都感到非常骄傲。每当我想起第一次去寻找鸟巢和第一次去采蘑菇时的情景,心里总有种难以言表的喜悦。

记得有一天,我去爬一座小山,因为在山顶上有一片很早就引起我浓厚兴趣的树林。从我家的小窗户向外望去,可以看见这些树木顶天而立,在风中摇摆,在雪里弯腰,我早就想走近它们去看看了。但这野草丛生的山坡很陡峭,就像房顶一样,我不得不缓慢而艰难地攀缘,而我的双腿又

太短，所以这次我爬了很长时间。

突然，在我的脚下，一只可爱的小鸟从一块大石头下的藏身处飞了出来。我立刻发现了它的鸟巢，是用干草和羽毛做成的，里面还排列着6个鸟蛋。这些蛋呈现出美丽的天蓝色，还闪着光泽。这是我发现的第一个鸟巢，也是小鸟们带给我的第一份快乐。我高兴极了，于是趴在草地上，开始仔细地观察。

与此同时，鸟妈妈却焦急地在石头上飞来飞去，还“塔克！塔克！”地叫着，表现出忐忑不安的样子。当时我的年纪太小，还不懂得它为什么那么痛苦。我心里暗自计划着，先带回去一只蓝色的鸟蛋以作为纪念品，两周以后再回来，趁幼鸟还不会飞时，将它们全部带走。幸运的是，当我把蓝色鸟蛋放在青苔上小心翼翼地带回家时，在路上我遇见了一位牧师。

他说：“呀！这是一个萨克锡柯拉的蛋！你在哪儿捡到的？”

于是我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。“我还打算以后回去拿走其余的蛋，”我说，“不过要等到幼鸟们长出羽毛的时候。”

“不，你不能那样做！”牧师叫了起来，“你不能这么残忍，去抢夺那可怜母鸟的孩子！答应我，以后别再碰那个鸟巢了，从现在起，你要做一个懂事的乖孩子。”

从这番谈话中，我懂得了两件事：第一，抢夺鸟蛋是件残忍的事；第二，鸟兽同人类一样，也有自己的名字。

于是我自问道：“树林里和草原上，有许多我的朋友，它们都叫什么名字呢？萨克锡柯拉又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几年后，我知道了萨克锡柯拉的意思是岩石中的居住者，而那种下蓝色蛋的鸟叫做石鸟。

有一条小溪自村边蜿蜒而过，小溪旁生长着一片低矮的山毛榉树，树干光滑而笔直，就像柱子一样，树下则长满了青苔。就是在这片树林里，我第一次采到了蘑菇。当我第一眼瞥见它们时，觉得它们很像流浪的母鸡下在青苔上的蛋。蘑菇的种类繁多，形状不一，颜色也各不相同。有的形状像钟状物，有的像灯泡，有的像破碎的茶杯，流出像牛奶一样的泪水。还有些蘑菇在被我踩到时，它们就会变成蓝颜色。其中，有一种罕见的蘑菇，长得像梨一样，在它们的顶端有一个圆孔，像是烟筒，我用手指在下面一戳，那个烟筒就会冒出一股烟来。我装了满满一口袋，想起来的时候就去戳它们，直到它们最终缩成一种像火绒一样的东西。

在这之后，我来过这片令人愉快的树林里几次。我在乌鸦的陪伴下，



学习真菌学的基础功课,我只想通过这种采集所得到的一切,是待在屋里所不能获得的。

通过一边观察自然一边做实验的方法,我几乎掌握了所有功课。事实上,在我的一生中,只有两门功课是从他人那里学来的:一种是解剖学,一种是化学。

第一种我是从造诣很深的自然科学家摩根·斯东那里习得的,他教我如何在盛满水的盆中观察蜗牛的习性。这门功课的时间很短,但我却受益匪浅。

我初次学习化学时,运气就比较差。在一次实验中,玻璃容器突然爆炸,结果很多同学都受了伤,其中一人差点双目失明,老师的衣服也被烧得残破不堪,教室的墙上溅满了污点。后来,当我再次回到那间教室时,我已经不是学生而是老师了,而墙上的污点仍清晰可见。那次意外至少让我学到了一件事,以后每当我做实验时,我总是让我的同学们离得远一点儿。

我一直都怀有一个宏大的愿望,就是在野外建立一个实验室,可对于一个不得不担心生计问题的人来说,这真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!四十年来,我一直有这个梦想:能拥有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土地,然后在土地的四周围起栅栏,使它不受任何人的干扰——一块荒无人烟、太阳曝晒、杂草丛生但却是黄蜂和蜜蜂钟爱的土地,没有人来打扰,我只和猎蜂手以及我的其他朋友们交谈,当然;这种艰难的对话要通过观察和实验来进行;那里也没有浪费我时间和精力和精力的长途跋涉或远足,我可以随时去观察我的昆虫。

后来,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愿望。在一个小村落的幽静之处,我得到了一小块土地。这是一个荒石园——这个名字是我们给普罗旺斯(注:法国东南部一地区)的一块不能耕种且多卵石的土地起的,那儿除了百里香,几乎没有植物能够在那里生长。那块土地非常贫瘠,根本不值得去耕耘;不过到了春天,雨后会长出一些小草,那时就会有羊群从那里走过。

然而,在我自己专有的这个荒石园,却有一些掺杂石子的红土,并且曾被粗糙地耕种过。有人告诉我,这块地以前种过葡萄,于是我心里有些悲伤,因为原来的植物已经用三脚叉铲除掉了,所以现在的这块土地上既没有百里香,也没有熏衣草,甚至连一块矮橡树的根茎都没有了。对我来说,这些植物的用途很大,它们可以用来做黄蜂和蜜蜂的猎场,因此我不

得不重新种植。

不过,这里长满了杂草:红顶草、多刺的矢车菊以及生命力极强的西班牙万年青——那是一种开满桔黄色花朵,并且带有像钉子一样坚硬的花刺的植物。在这些杂草上面,长着一层伊利里亚的棉蓟,它那笔直孤傲的茎有时能长到六英尺高,而且末梢还开着粉红色的大花簇,但它全身都带有小刺,武装得很好,使得采摘人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才好。在它们当中也长了一些黑色矢车菊,还有一排排悬钩子,绿色的果实爬满一地。如果你不穿上高筒靴就来参观这片多刺的灌木丛,那你就为你的粗心受到惩罚了。

这就是我四十年来拼命奋斗得来的属于自己的伊甸园!

在我的这个稀奇而又荒凉的乐园里,是无数蜜蜂和黄蜂快乐的猎场,我从来没有在某个地方看见过这么多昆虫。所有的交易都以这块土地为中心,猎取各种野味的猎人、泥土匠、织布工人、切叶者、纸板制造者、拌泥土的石膏师、钻木头的木匠、掘地下隧道的矿工,以及金箔匠等各种各样的人都聚集于此。

看!这里有一种会缝纫的蜜蜂。它把开着黄花的矢车菊那网状的花茎剥开,用嘴吸出了一团东西,然后骄傲地用下颚或喉咙带走,它要秘密地把采来的这团东西变成储藏花蜜和卵的棉包。这里还有切叶蜂,它们带着身躯下面那黑色、白色或者血红色的切割刷,打算到邻近的灌木丛中,把叶子切成椭圆形的小碎片来包裹它们的收获品。还有穿着黑丝绒衣的泥蜂,它们通常与水泥和砂砾打交道,在这个荒石园里,我们很容易在石头上发现它们石工术的样本。另外,还有许多种野蜂,第一种野蜂把蜂窝建在空蜗牛壳的盘梯里;第二种把它的幼虫安置在干枯的悬钩子的木髓里;第三种把干芦苇当成路线;而第四种则免费住在泥蜂的空隧道中。这里还有带触角的蜜蜂,或者后腿上长着刷子的蜜蜂,这些都是用来切割叶子的。

当建筑工人为我的荒石园修建墙壁时,石子和细沙被堆得到处都是,不久许多居民就把它们霸占了。泥蜂把石头的缝隙用做睡眠的地方。当凶悍的蜥蜴压到它们的“居所”时,它们就会飞出来去攻击其他动物;有时,它们会挑选一个洞穴,埋伏在那里等着路过的圣甲虫。黑耳毛的鸫鸟披着黑白相间的衣裳蹲坐在石头上,好似一位修道士,嘴里还不停地哼唱着旋律简单的歌曲。它那盛装着天蓝色鸟蛋的鸟巢,一定藏在石堆的某个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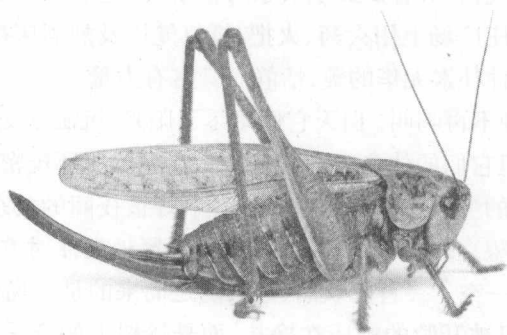


方,当石头被人搬动的时候,那些小修道士自然也一块儿被移开了。我为它们感到惋惜,因为它们是最可爱的邻居。至于那个蜥蜴,我心里对它则没有丝毫的惋惜之情。

在沙土堆里隐藏着掘土蜂和猎蜂的群落,可令我悲伤的是,它们后来被建筑工人赶走了。但仍然有几只猎手留了下来,它们忙碌地寻找着小毛虫。还有一种体形很大的黄蜂,竟然有勇气去捕捉狼蛛。有许多这种强大有力的蜘蛛,在荒石园里都有自己的洞穴,你在洞口能看到它们的眼睛像钻石一样闪闪发亮。在炎热的夏日午后,你还能看到悍蚁,排着长长的军队离开军营,向着远方前进,去捕获它们的俘虏。

此外,屋子附近的灌木丛里住满了各种鸟雀:刺嘴莺、金翅鸟、麻雀、猫头鹰。屋子旁边的小池塘也很受青蛙的欢迎,到了5月,它们就会组成的管弦乐队,奏出震耳欲聋的乐音。在这些居民当中,最勇敢的要数黄蜂了,它竟然未经允许就霸占了我的屋子。在我的屋门口,则住着白腰蜂,每当我走进屋子时,都十分小心,以免踩到它们,破坏它们开矿的工作。在密封的窗户里,红切叶蜂在砂石墙上筑起了土巢,而我在窗框上不小心留下的小孔则成了它们的蔽护所。在百叶窗的边线上,几只离群的泥蜂筑起了蜂巢。午饭的时候,胡蜂就会翩然来访,它们的目的,显然是想看看我的葡萄是否成熟了。

这就是我的伙伴。我亲爱的小动物们,我从前和近来所熟识的朋友们,它们全都住在这里,每天都要猎食、建筑窝巢、养活它们的家族。假如我愿意的话,我应该搬到离我最近的山上去住,因为那里到处生长着野草莓树、岩蔷薇和石南花,是黄蜂与蜜蜂最喜欢的聚集场所。这就是我从城镇来到乡村,来到赛里尼昂除草和灌溉莴苣的原因。



绿色蝈蝈儿

凶猛的夜间女杀手



现在是7月中旬,气象学中所说的“三伏天”才刚刚开始,但实际上,这炎热的夏季已经比日历中指定的日子提前到来了,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持续高温,令人无法忍受。

今晚,村庄里正在庆祝节日(7月14日,攻克巴士底狱周年纪念日)。当孩子们围着篝火欢乐地蹦跳时,当火光映射在教堂的尖塔上时,当鼓声随着烟花的绽放庄严地响起时,我独自一人坐在黑暗的角落,呼吸着夜里9点那微凉的空气,聆听着田野里欢乐的音乐会。这在收获季节奏响的音乐会要比此时村庄广场上用火药、火把、纸灯笼以及烈酒庆祝的节日更为盛大。它具有一种朴素无华的美,恬静而又富有力量。

夜已深,蝉不再鸣叫。白天它们享尽了阳光,沉湎于交响乐中,在晚上也该休息了,但它们的休息常常被打搅。在悬铃树那茂密的树枝里,突然传来一声痛苦的尖叫——这是正在休息的蝉被夜间的女杀手绿色蝮蝻逮住后发出的绝望哀号。蝮蝻向猎物扑去,紧紧地夹住对方的身体,然后将它的腹部洗劫一空。一首狂欢曲过后,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血腥屠杀。

此时,那只被开膛的蝉还在挣扎,而悬铃树上的音乐会仍在继续,只是此刻已经换成了管弦乐。现在该是夜晚的表演者上场的时候了。就在这绿色的矮树丛中——屠杀场地的附近,任何一只灵敏的耳朵都可以听到蝮蝻的哼哼声,这与手纺车发出的响声很相似,声音非常微弱,又像是干瘪的薄膜相互摩擦时发出的隐约的沙沙声。在这沉闷的低音中,时而夹杂着急促且尖锐的响声,仿佛金属碰撞般清脆——这便是蝮蝻弹奏的曲调,曲与曲之间有一小段间歇,此外还有伴奏。

但尽管如此,这个音乐会仍不算圆满,事实上很糟糕,即使在我耳边有十多只蝮蝻一起演奏,它们的曲子中仍然缺少强度。我的老耳膜并不总能捕捉到这微弱的声音,我所能听到的只是一种非常甜美、与夜晚的寂静十分协调的声音。

不过,你永远也比不上你那个敲铃铛的邻居——小蟾蜍。当你在悬铃树上鸣唱时,它则在树根的周围叮当作响。它是最小的两栖类动物,也是

在远征中最敢于冒险的勇士。当夜幕降临,我在花园中漫步沉思时,经常能遇到这种铃蟾。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夜晚,我周围就有十多只铃蟾在唱歌,而且一个比一个唱得响亮。

在这个7月薄暮演唱会所有歌手中,可以与铃蟾悦耳的歌声相媲美的只有一位,那就是小角隼,一种在夜间出没的肉食鸟类,面貌清秀,长着一对圆圆的金黄色眼睛。它的歌声很单调,但却格外响亮,在万籁俱寂的深夜,这歌声充斥着整个夜空。

此刻,落在广场中悬铃树上的一只鸟被人们欢呼声吓跑了,于是,它来请求我接待它。我听到它在附近的一棵柏树的树梢上歌唱,它那独特的抒情曲把蝈蝈和铃蟾的管弦乐都打乱了。

时而,从另一个地方传来好似猫叫的声音,与这柔和的曲调遥相呼应。那是一种爱思考的泉——普通猫头鹰求偶的呼喊声。它在橄榄树的树洞里隐藏了一整天后,便在这夜幕降临之时开始吟唱起来。它气宇轩昂地从附近的某个地方飞到我家园子里的老松树上,把它那刺耳的猫叫般的声音混入田野的音乐会中,不过由于距离远的缘故,这声音比较微弱。

在这一片吵闹声中,绿色蝈蝈的叫声小得几乎听不清,只有在四周都很安静时,我才能听到它那一阵阵微弱的叫声。它的发音器上只有一个小小的带刮板的扬琴,而那些得天独厚者则有可以产生震动气流的风箱和肺脏,它们之间根本不能比较——还是让我们回到昆虫这个话题上来吧。

有一种昆虫,尽管身材较小,却装备着羊皮鼓,其演奏夜晚狂想曲的水准远远超过了蝈蝈——它就是身形纤细的意大利蟋蟀。它如此瘦弱,以至于你都不敢去抓它,唯恐它被捏碎。当萤火虫为了给节日增添欢乐气氛而点亮自己蓝色的小灯笼时,它便在迷迭香灌木丛中四处演奏自己的乐曲。这个纤弱的乐器演奏家,主要是依靠它那对像云母一样闪闪发亮、单薄而宽大的翅膀来表演的;借助这对干瘪的翅膀,它的声音响亮得可以淹没铃蟾的赋格曲(注:音乐中一种多韵律乐曲)。

如果要选择优秀的代表,那么这几位就是今晚音乐会中最主要的表演者:独奏悲曲的角隼,弹奏鸣曲的铃蟾,拉小提琴的意大利蟋蟀,敲击三角钢扇的绿色蝈蝈。它们为太阳的节日而欢庆,歌唱着生活的美好。

我们不要过于沉浸在欢度国庆的气氛中了,还是做个渴望从昆虫的私生活中得到知识的博物学家吧。在我家附近,绿色蝈蝈并不多见。去年,我打算对这种昆虫研究一番,可我却一只也没有捉到,我只好向热心的护



林人求助，后来他送给我一对拉嘉德高原上的绿色蝈蝈——那儿属于高寒地区，只有山毛榉能在那里生长。

捉摸不定的命运偶尔也会向坚持不懈者点头微笑。去年我一只也找不到的蝈蝈在今年夏天却随处可见，我不用走出我那狭窄的院子就能捉到，而且想捉多少就有多少。夜晚，我能听到它们在绿色的灌木丛中快乐地鸣叫。让我们好好珍惜这意料之外的收获吧，或许以后再也遇不到了。

刚近六月份，我便抓了很多对蝈蝈，并把它们安置在一个陶制的盘子里，在底部铺了一层细沙，上面用金属网罩着。蝈蝈的确是一种很漂亮的昆虫，浑身嫩绿，侧面还有两条白色的丝带，身材优美、苗条、匀称，加上那两片纤薄的大翼，使它成了为蚱蜢类昆虫中最为优雅端庄的种类。它们能教会我什么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，目前，最要紧的是先喂养它们。

我为这些囚犯提供了莴苣叶，它们虽然动口去吃，却吃得很少，看起来并不喜欢我准备的食物；但很快我便明白了，原来我正在和一些不太忠诚的素食者打交道。它们或许还想吃些其他的东西，很显然，它们是肉食动物。但它们喜欢吃什么肉食呢？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知道了答案。

有一天清晨，我在门口散步，忽然听到一声刺耳的尖叫，同时，从我身边的一棵悬铃树上掉下来一个东西。我赶忙跑上前去，看见一只蝈蝈正在啄食一只拼命挣扎的蝉的腹部。这个受害者叫喊着，用力地扇动着翅膀，但一切都是徒然的，对方并没有放开它，而是把头伸进它的肚子深处，一小口一小口地把内脏拽出来。

我知道了，原来这场战斗是大清早先发生在树上的。当时蝉还在熟睡，却被躲在一旁的蝈蝈咬了一口，可怜的蝉吓得一激灵，于是进攻者和被进攻者一同从树上掉了下来。从那以后，我经常能看到类似的屠杀。

我甚至看到蝈蝈非常勇敢地纵身追捕蝉，而蝉则惊慌失措地飞起逃窜。这情景与雀鹰在空中追捕燕子一样不过那种肉食鸟类要比昆虫卑劣，因为它攻击比自己弱小的动物。而蝈蝈则相反，常常向比自己强壮有力的庞然大物进攻。然而，这种身材大小悬殊的肉搏战的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。蝈蝈那对有力的大颚上面长着锋利的老虎钳，能轻易地把它的俘虏开膛破肚，所以它很少战败，而蝉则没有任何武器，只能一边呼喊一边挣扎。

捕猎的关键是要把猎物牢牢地抓住——在夜里，蝉半睡半醒的时候，蝈蝈要做到这点并不难。任何一只蝉只要被那些在夜里巡逻的凶猛的蝈蝈遇到，都将悲惨地死去正因如此，在深夜，当所有的饶铍音都停止很长

时间后,常常会突然从树上传来一阵似乎很不合时宜的悲鸣声的缘故,那一定又是身穿嫩绿色衣裳的女杀手猛地把酣睡中的蝉逮住了。

我终于找到网罩里这些寄膳宿者喜爱的菜肴了,在以后的日子里,我就可以用蝉来喂养它们。它们果然很喜欢吃这道菜,在接下来的两三周里,网罩里到处都是蝉肉被吃光后所剩下的头骨和胸骨,还有扯下来的羽翼和断肢,只有肚子上的内脏被全部吃光了——这是蝮蝮最喜欢吃的部位,虽然肉不多,但却很美味,因为这里面储存着蝉从嫩枝里吸取的糖浆甜汁。那么,是不是由于这种甜食才使得蝉的肚子比其他部位更受欢迎呢?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。

事实上,为了使蝮蝮的食物更多样化,我后来决定为它们提供一些香甜的水果,比如梨片、葡萄粒、西瓜块,果然,它们都很喜欢吃这些食物。绿色蝮蝮就像英国人一样,对夹有果冻甜品的嫩肉情有独钟,这或许就是它捕到蝉之后最先品尝肚子的原因,因为里面既有鲜肉又有甜品。

但蝮蝮并不是在每个地方都能吃到带甜食的蝉肉的。在北部地区,大量繁殖的绿色蝮蝮根本找不到这种美味,所以它们肯定还吃些别的食物。为了证实这一点,我给它们吃鳃角金龟——这种虫子在春天与夏天一样多。蝮蝮们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,除了坚硬的鞘翅、头和爪外,其他的身体部位全被吃掉了。喂给它们漂亮且多肉的松树鳃角金龟,结果也是一样,第二天我就发现这肥美的食物已被这群屠宰者取出内脏了。

我们从这些例子中了解到了许多事情,比如,蝮蝮很喜欢吃昆虫,尤其是那些身上没有坚硬的胸甲保护的昆虫。它的这种口味能说明它属于肉食类昆虫,但它并不像修女螳螂那样除了肉食,其他的食物一概不吃。蝉的屠夫偶尔也会吃些植物来调换口味,在饱餐一顿鲜肉之后,它就会吃一些甜果浆,在没有美食的情况下,它甚至还会吃一些绿草。

另外,在蝮蝮中同类相食的现象极其普遍。尽管在这个金属网罩里,我没有目睹过它们像修女螳螂那样捕杀姐妹、吞食丈夫的残暴行径,但是,假如有某位虚弱者去世了,生还者几乎从不放过品尝其肉体的机会。它们以缺乏食物为借口,去吞食死去的同伴。至于其他的昆虫,所有的持尖刀者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种嗜好,经常吞食受伤的同伴来填饱肚子。

除却这一点,网罩里的这些居住在一起的蝮蝮还算是和平共处。它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激烈的冲突,只是在食物上有过小争吵而已。我扔进一片梨后,一只蝮蝮立刻跳到上面,不断地用脚踢开任何一个试图来享



用这美食的同伴。——这种自私自利的现象屡见不鲜。当它吃饱后,便让给另外一只蝈蝈,这一次该轮到这只蝈蝈自私了。于是,网罩里所有的蝈蝈都相继品尝了这一美食。当它们装满嗦囊后,便用顎尖刮擦脚底板,用沾了唾液的爪子擦擦脸和眼睛,再摆个沉思的姿势悬吊在网罩上或是躺在沙地上,怡然自得地消化着肚里的美食,然后将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睡眠中,尤其是在夏季最炎热的时候。

到了傍晚,在日落之后,这群小生灵又开始活跃起来。九点左右,是它们最活跃的时候。它们突然跳到网罩顶上,又急忙跳下,然后再爬上去,或者忙乱地来回走动,围着圆形的网罩又跑又跳,一刻也不停歇,直到半路遇到可以啃食的美味。

雄蝈蝈四处大声地鸣叫着,用触须挑逗从旁边走过的雌蝈蝈。未来的母亲则半举着尖刀,庄严地踱着步子。雄蝈蝈的这种狂热的激动和兴奋意味着交尾的时刻即将到来,这是逃不过观察者的眼睛的。

这也是我特别希望观察到的事项。我的愿望实现了,但并不完美,因为事情发生的时间太晚了,我没有看到婚礼的最后程序。交尾是后半夜或者一大清早进行的。

我看到的只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婚礼前奏。这对恋人面对面站着,几乎脸碰着脸,用柔软的触须长时间地相互触摸着、探寻着,就像两个击剑手挥舞着手中的花剑而不伤害对方一样。雄蝈蝈偶尔鸣叫几声,短暂地弹几下琴弓,然后就不作声了,或许是觉得雌蝈蝈很难征服,于是就此停止了。深夜11点的钟声敲响了,但是这爱情的表白还没有结束,很遗憾,我实在太困了,便放弃了观看这对夫妻交尾。

第二天清早,雌蝈蝈的产卵器下面悬挂着一个奇怪的乳白色包囊,像豌豆一样大,依稀可见被分成一些蛋形的小泡。当雌蝈蝈走路时,这个包囊就蹭到了地上,被黏湿的沙粒弄脏了。而后,雌蝈蝈便把这受精的包囊当成了盛宴,它慢慢地将里面的东西挤出,然后一口一口地吃起来,并将这黏乎乎的东西咀嚼了很长时间,最后把它整个吞了下去。不到半天的功夫,这乳白色的包囊就被吃得一干二净。

这令人难以置信的盛宴肯定是从另一个行星上引进的,因为这与地球上的习俗差别太大了。蚱蜢类昆虫这一奇异的种族,是陆地上最古老的动物之一,像蜈蚣和章鱼一样,都是古代习俗残存的代表,把有关远古时期奇特的繁殖行为的珍贵记忆传达给了我们。



大孔雀蝶

执著的追求者